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後漢

漢書門 類 二三二 號 函 一一九〇 架 六一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322
冊數 12（ 5）
函號 52 8

内閣文庫 漢書門 二三二 函 一九〇 架

五

後漢書注附音義沿革通鑑詳節 廿四之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後漢紀

孝質皇帝 在位一年 壽九歲

諱缵肅宗之玄孫千乘王伉之嫡曾孫也冲帝崩太后命立爲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

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之帝知甚而崩

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桓喬皆

以爲清河王年長明德盛親屬又爲鼎尊而中

初元年四月公卿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

二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

二萬餘生增盛至三萬餘生

帝崩

○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李固杜喬列伝

常侍曹騰公孫奮共白梁冀大將軍專秉威權多有過差清河王蒜賢明若
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長蠲吾侯志入繼南宮即皇帝
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當
方直不肯推數爲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
奏無之幸於冀
孝桓皇帝 本紀二十一年

本紀元年六月迎帝入南宮即皇帝位太后臨朝聽政

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殺內外喪氣
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

馬本傳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礼迎之杜喬
執舊典不聽冀喬舉汜宮爲尚書 喬以宮爲臧
罪 臧罪五故 不用由是日忤於冀 九月京師地震喬
以災異策免百官會議時大將軍梁冀專朝多所
位喬朔以公固 礼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 杜喬
會清河劉文與妖賊劉鮪交通 鮪死 交通 鮪反
天下事覺於是捕文鮪誅之 鮪 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遠
冀遂收固下獄逐死獄中 臨命与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
厚恩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
曲從違忘家狀從此始矣 黃戒得書悲慙 杜喬不肯從收繫之亦死獄
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 中 本傳 ○二年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
當世名賢李固杜喬等皆宗師之 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著書明治稱焉

祐无有子八人俱顯靖晉隸高
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里曰高陽里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
所交雖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荀爽嘗就謁寔因爲
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郡縣吏民有訟者皆欲禁之寔曰
辭訟曲直之人當自司官行部未有所加司官聞而歎息曰陳
訟以求直寔之理將何申哉幼有所加
君所言若是豈有寃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月太丘詣師政於第一月太丘崩出本紀
怨毒出冀傳 朱穆自以貴戚故吏奏記諫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
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宜時易宰守非其
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奉送冀不納出朱穆傳
元嘉元年正月朝羣臣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張陵

呵叱令出梁皇后兄冀敕判林虎賁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即
刻奏冀請奪爵土詔以一歲俸贖罪原減河南尹不
冀益驕恣多所干訪不以法度中公卿以下皆委屈
傳○十一月京師地震詔公卿舉直言極諫
公車徵師曰對策極言譏切大將軍梁冀冀不悅出爲
以不治者免師由是名震京師
陰陽不和災異屢見乃上疏曰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
或耳聰或目明或心智或辯慧或勇猛或多力或伎巧
信之佐於農事或以貴寵或以財勢或以計策或以先
臣言以賤蒙貴以下謀上以卑論尊以新間舊以遠
興以來二百五十餘歲天威震怒誅戮大臣
賞罰咸復焉中興之初政令一出百姓

才安定之而已故聖人執權造時
設不驟人以不能背急切而趨平予對樂公以來
孫葉縣公問政孝公以節非其不同所急異
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僞所貴而可與
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
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
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晏制天下密如箅計見
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不以賞罰威權始奪
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
褒齊桓晉文數管仲之功大其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
權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執正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紛
紜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能
經鳥伸熊屈之義者固不可與論一時之利也今承百王之敝值定亂之
末其繕馬蒲月衛鄭四牡騤騤朝以發之何以加之
鳴和鑾詩人美焉故曰興輦輅輕而安平道也以
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刑當亂而致平非以寬致平明矣
見其書嘆曰先帝以人主之位冒一過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發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
之君率多柔懦不斷已嚴矣而姦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
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蓑宄得志
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

以寛賞以猛猛以濟寛政長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永興元年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將至解印綬
去者四十餘人其守令貪惏者聞穆當到皆捨官而逃其
發摘姦慝剖棺斬屍聞大忽微穆詣廷尉太學書生劉陽等數千人
詣闕上書訟穆帝覽其奏乃赦之○永壽二年泰山琅邪賊
八公孫舉東部賓客聚衆二十萬人攻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
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盧植能治劇者以司徒掾頴川韓昭爲
冀長冀南山險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縣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
縣界昭皆賑之主者爭謂又可收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昭名德竟無所坐部曹同郡
荀淑鍾皓陳寔皆當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頴川
四長(州郡○三年或上言民之負困以貨輕錢薄貨改鑄大錢
事下四府羣僚及大學生議之大學生劉陶上議曰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切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

所東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鐵耶之(州郡本傳○五年使百姓竭財不能以供調增之(州郡本傳○蓋聞
可一胡有創故食爲至急也誠者不主遠慮之故貧多言鑄治
之便豈高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紛況今一人鑄之則萬
人奪之乎開以陳陽爲郡萬物爲銅役不食之士飢不能紡況今一人鑄之則萬
士猶不能足無農之求世不必民飢而姓不必足願陛下寛仁恕而不得許衆一而無所
當今地震而不得許衆一而無所揚士下盡忠求納恐卒有急變之間投人所不及乎

同被

服不至六千戶城使工圖其形狀以聞於是上被鞾面
[illegible] 帝以故安陽侯酈商其鄉人勸之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盡乎皆對曰不可
歸家諸子何有哉遂隱匿之出[illegible]其相乃慨然歎曰使相生行死
縱頓動內外[illegible]時吳楚反[illegible]副三府曰[illegible]而張封謂臣萬戶以上高德聞之得無解乎白帝甚說
臣猶殺之耳[illegible]而張封謂臣萬戶以上高德聞之得無解乎白帝甚說
見非西比列將得無解乎白帝甚說

[illegible]閼小人譖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
帝欲不誅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送黃門北寺獄五
官掾柱東倚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
并下廷尉大鴻臚陳咸上疏曰臣高祖忍周昌不誅之諫成帝赦
[illegible]雲署領之誠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議復議於世矣大常
[illegible]兼維陽市長丞中長[illegible]中上[illegible]
奏以為大不敬印切貴秉免歸田里及資財入縣一等中常
侍當[illegible]雲雲[illegible]出於狂戇[illegible]
了不[illegible]何等語哉而常侍欲原之邪頃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
皆死獄中[illegible]於是[illegible]龍益橫大尉[illegible]
[illegible]殊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illegible]
[illegible]乙朝至日[illegible]以忠言橫見誅滅而雲杜衆復以直道
[illegible]連[illegible]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illegible]

對曰兒輩得封侯乃陽毀示忠遂因受賕計亦取封侯陛下不審別
真偽使朱紫共市愚竊以為陛下不宜與也帝曰吾欲使人主
長不納讒也詔賜以陳平高祖六年封曲逆侯○高祖之約非功
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守吳遂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霸先人之
德紀封近君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博賞至乃一門之內侯五
封事已行言之無及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戴千餘肉
衣綺脂油粉食不可勝計閨諺言深無過五女門以女貧家
此不後宮之女宜不貪國爵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
人但明儉為爵閨內侯而封董賢父恭為高鄉侯轉○帝從容問侍
中樂昌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
曰尚書令陳咸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
下不可與為善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善朱雲廷折諸佞侍中面稱

臣不如辛慶忌以一言安邊寧人全活數萬之命慶忌亦不自伐
其功薛宣為丞相府進見掾史白事畢輒令就坐與語
問以為政得失及人間疾苦其有可採者即加意焉
其無所言者亦不強也○成帝時關東大饑流民數百萬口
詔使光祿大夫博士分循行開倉賑貸尚不能相救
或流亡為盜賊○四年四月以太常劉矩為雁門太守矩到官
修治城郭起亭候塞天田招誘吏民有計畫者常引之於前問
可入使歸更思以為念慮可忍煩官不
更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徇以來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前守
以來狗不吠吠民不得安故

朕深敬聞閭閻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坐
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袁博有龍潛之
舊封為通侯因重公卿崇寵以勸忠節上下
協驩則福祚流衍傳載延與之對時上下
善人同心朋黨排訓忠直延以為政德也
設之人納善鑒言之士用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四年四
月以太常劉矩為雁門太守矩到官修治城郭起亭候塞天田招誘吏民有計畫者常引之於前問可入使歸更思以為念慮可忍煩官不更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徇以來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前守以來狗不吠吠民不得安故

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九六老叟自言年七十餘出採薪
[illegible]山人或賣白盬以供賦役叟憐其老遺以粟叟不
以來狗不吠吠民不得安故

自古奉先述業以五品成位能及公言邪勤於公者為人選一大
錄受之（割注）○六年冬十祓禊于洛水宴群臣于林苑北
極勲陳音上疏諫曰竊平之時猶廣武昭宣有節汲汲（割注）十月三空之
（割注）故能宣毛田野空朝廷空大若乃戰四方攘
戴皇陛下焦心設願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瑶簪武騎心
鄧禹之觀乎書奏不納（割注）○十一月以衛尉周東為司空
特省官司徒不得居位秉政而太尉楊秉人舊典
中臣子為不得居位秉政而太尉楊秉人舊典
秉人與據守（割注）牧楽寶各有列職置或年少
中二十五城門五營校尉共軍中候各實數所部（割注）
懸當罕罷自以狀言二府兼密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兼修
奏牧守青州刺史羊元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王不莫不憮然
（割注）○初張角之起也中常侍封諝徐奉等以
皇車規焉舉前後七上由是拜武威太守（割注）

將軍到營數月上書焉兔自代曰臣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
從衆望朝廷從之以臣代規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割注）尚
書宋謙恃貴宮終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
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益貴盛假貌臨之節（割注）
東萊王調伯德與參政事帝怒召詰之（割注）發狂立死（割注）
（割注）○七年貴瑰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瑰
瑰貴稱絕不復交至是葬往弔之而孫徐孺子也於是遂宰公追及之
稼穡之事稚乃答之答遂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丘不可與言而
不與言失人然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
為人清絜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委聲飲酒食
肉此為已知孺之質也所以不告同志者是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 [illegible] 郭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
莫識陳留符融一見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
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明朗高雅密博
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宿於下舍旦日將別融請其姓字
林宗不答融固請乃告之融還謂其徒曰昨與林宗別
吾形神頓異胸中豁然若脫重膇矣 ○李元禮風格秀整
嚴重有威稱雅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
所至輒為之標榜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
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 [illegible] 唯與泰向舟而濟
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性好奇異常步行市里
觀乎酒肆 ○李元禮居貧嘗遊陳梁間乏糧食賣
餅泰適逢之謂為已設元禮分半與客同飯
食畢乃出謝曰吾偶以餅物為閽人所賣泰曰卿賢哉
智捨而卿如此乃我友也 [illegible] 元禮名重當世
原荷艷慙地不顧而去 [illegible] 泰見而問其
意對曰艷已斃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知
名當世自餘或出於署法李膺荀淑陳寔
[illegible] 名者甚衆 [illegible]

陳寔字仲弓潁川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
給灑掃於泰嘗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
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 [illegible] 昭更為粥重進泰
復呵之如此者三昭 [illegible] 無變泰乃曰吾始兒子之面而今
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illegible] 曰賞不逆親則不經俗天子不得臣諸侯吾不知其
申泰嘗學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為卿漢元以來
未見其比也嘗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
不可支也五吾將優游卒歲而已 [illegible] 然猶豫疾京師薦訴不
息遂棄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蔽衆
賢寧馭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兼紹祁溪陰黃允以雋
材貴女而甚醜人莫肯娶泰曰黃允佳婦德當深自匿耳不然
將美之矣後司徒崔烈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數曰海壻如是
足矣元 [illegible] 而點其妻妻請太會宗親為別因讓女數允十二

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苗傷敗者以實上流漸帝不聽雖垂上誦曰天惠
爲大郡稱言平膺所舉皆武將國之心膂鎮邊校弛刑徒馬紐劉品李慶
任言刃天誅誠解恕切以至清察而猥受諸訴遂令朱臣同慙
郡兵時之以爲害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諸訴遂令朱臣同慙
元惡自去多不蒙賞恐心返迹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
記功志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懲張敞於之命維
前討羌虜均吉甫之功杜數臨督司有不吐如之節雖封
切詩疑白繇亦膺者威幽并遺愛度遠今三垂春警動須
李雄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泉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柔其刑戈之
道畏膺威戢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台柱中膺帝其牧學吏卒

破柱取明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詰究於帝帝召膺詰
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
罪誠自矜奮奏貢死不旋踵性之留五日枉殄元惡退就鼎鑊
司隸何怒乃遣卒自追諸事門常侍曹輔郎舅氣休沫一个或
以告曹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臣本李姓剖判朝廷曰劉國
改姓爲曹才代以報耳名台言高士有戴良反名後著名爲登龍門云帝獨持劉
谷皮著名爲登龍門云帝東海相劉寬尚書令寬歷
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舍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
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一本○九年初帝爲嗣時
受學於杜陵周福又即位擢福爲尚書時
同郡河南尹袁安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諺曰天下規矩有伯

武因師旅徒印周仲進二家宿客互相譏揣[illegible]物議遂各樹朋徒
[illegible]成大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焉
[illegible]南太守宋資以龍[illegible]為功曹[illegible]皆委心聽任[illegible]
政跡惡效歸資怨[illegible]李頡素無行中常侍單[illegible]以[illegible]資貨用為
[illegible]王畅更相薦[illegible]重學中語曰天下
[illegible]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
[illegible]以下莫不畏其貶議[illegible]到門
[illegible]親[illegible]之[illegible]與後宮有
[illegible]頗以賂遺中官以此

[illegible]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
之後為[illegible]令[illegible]山陽太守[illegible]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illegible]殘暴百姓[illegible]儉[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狀[illegible]
[illegible]家戴其文飾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戴宣聞之收宣家屬無
[illegible]坐死[illegible]以眼目矣[illegible]
許冤於帝而大怒超遣並收太尉陳蕃二府
[illegible]內政又[illegible]心腹之患[illegible]不能寐

金不九訂飾書愛左右日親忠言日陳而小善謀趙掌大滑張
[illegible]行貪虐妒嫉左右[illegible]陽之守成瑕
斜而求之雖言被後不當禁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
道長管惑聖聽遂使必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今伏鉞刀乎臣
[illegible]
讒超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
横汲黯已幸官忌劇過死有餘辜並當刑坐不逢赦恕臣竊之從
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帝從而請之並武加以重賞未
聞二臣有專命之誅帝亦細宥其違聖奏議
斷以中詔譴郎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誹名臣下敢加害
平帝幸南郊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
太微天廷王帝之坐而金火守之熒惑入執法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
[illegible]
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illegible]而陛

下乃遠加考逮漢興以來未有非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
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illegible]於吞向反[illegible]
[illegible]地石[illegible]人[illegible]及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
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書奏不省論河清爲古常[illegible]曰水性[illegible]
重或[illegible]黑或白或温或寒或[illegible]或[illegible]或[illegible]
黃濁劉向[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汲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河清昔[illegible]後[illegible]乃以爲大變君臣動色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民雖有習學詩書而天子未之好至安帝始篤好之常躬
自講問由是其法浸盛故俗言及之增增竟死獄中增瓚素
剛直有經術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光和元年詔徵瓚瓚至
也親友競賫之賫虎復閉門不納時人望之虎曰陳言相時
而動無要後人公孫以要君致戮自貴賤貧富各五日二不能奮戈
相待及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義正虎貧為新息長小民
困貧多不養子忌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
者吏有縛人殺子者部治案驗據更欲引南鬼怒曰賊寇害
人此則當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北行棄致其罪城
南賊聞之乃面縛自詣吏所生也十日名之為賢柳下惠
當也殺子殺人同譏不情故賢促收拘閉而逢宥獲免賢愈懷
憤棄官尾縱殺之成素以方伎父過陳留華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
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謂所愛及為所憎
非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
黨錮案熹平三年大尉陳蕃部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
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有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
掠者乎不肯平賈帝意猶豫遂下詔書及大澤頭川村岱御史中丞
所連及太澤頭川村岱御史中丞陳球之徒二
百餘人或逃遁不就後詔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鎖鏁
道路相屬并州刺史謂囚曰汝等至獄史謂曰
卿坐繫者皆祭皐陶汝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枉汝無罪將理之
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鎖械陳蕃復上書
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所召非其人業免之蕃時黨人
獄所染連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
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為黨人所附也

臣宜坐之朝廷之加不問輒擅杖殺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擊今當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訴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轍无所干及太守二皇謂當曰劉孟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皆知是以徵已對曰劉勝從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乙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乃行之貧加恩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當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今問休場不亦惠分之一乎早惠服待之彌厚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所宜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臨終由是顯名士清身康元年陳審既免朝臣奏以為議郎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辭勝說城門校尉宜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謂等曰蜀主暗弱佞臣專政吾等寄命於人豈可久乎勸令逃出勝等以為不然遂留不去及鄧艾破蜀城門校尉司馬昭聞其名皆辟為掾屬

近親並在宮中備設黨議家收門司緝捕秘討李膺門生連考連及數百人膺年拘錄事畢乃喟然歎曰吾而虛為蒸民賊子之所誣杜惟陛下幸垂哀矜尚書朱寓曰昔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秘書之良佐尚書郎張子房為漢帝畫計之賢士朝廷之貴寶也今子房外之職君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賢愚雜糅良莠不分內外之職君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賢愚雜糅良莠不分內外之職君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賢愚雜糅良莠不分內

南陽蔡氏之改姓八得並辦桎梏
李賢曰東觀記曰桓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
天下除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不得仕進侯霸請而不聽或讓之霸曰昔叔向不見郤奚
吾何誅焉湯南歸汝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
以此貴霸侍衛於旁應對稱意
吾福也遂遁還鄉里
初詔書下舉鉤黨獨無所上
謝承後漢書曰霸字仲流汝南平輿人也少學京氏易兼通風角星算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
詔書前後迫切州郡
謝承後漢書曰霸為汝南太守時詔書下舉鉤黨霸獨稱疾不應
郡縣敦逼霸乃答掾史從
書按五官掾秩比二千石
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
袁山松後漢書曰霸為汝南太守增水土異氣風俗不同化
獨無效乃上書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氣風俗不同化
蜀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
從事大怒即收郡
謝承後漢書曰霸為汝南太守時會稽禁中解弱以奉

主北海相孔融謂補曰袁公路
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
徐州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小沛
初袁紹生四男策年十餘歲已
交結知名
謝承後漢書曰策為人周瑜與策同年而小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
來造
謝承後漢書曰策到壽春見袁術術
便推結分好
謝承後漢書曰策為人美容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不拘
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
袁術
領州陽大守以策從兄賁為州陽都尉策到壽春見袁術涕
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
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
結好不幸遘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
使君垂察其誠術
謝承後漢書曰策為人勇果有父風年十七喪父扶柩還葬於曲阿
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
營隱於內
謝承後漢書曰策為人好交結賓客士多歸之
術使人就斬之
謝承後漢書曰策為人好交結賓客士多歸之
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並畏
攻鉅野斬昌
謝承後漢書曰策為人好交結賓客士多歸之
將薛蘭
謝承後漢書曰策為人好交結賓客士多歸之
秦宜祿以陳
謝承後漢書曰策為人好交結賓客士多歸之
策已死欲遂

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
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
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
悦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
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袁本無此字李本作郭汜）李傕郭汜
又皆以（袁本無此字李本作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傕迎帝幸其營燒宮殿官府郭汜
攻傕傕復移乘輿幸北塢（袁本塢作壢）相攻連（袁本連下有日字）月張濟自陝至和傕汜欲遷乘
輿幸弘農（袁本弘農作汜）汜從之七月楊
奉董承等將兵並送乘輿東歸十月傕汜悔令車駕東張濟
與董承楊奉不相平復與傕汜合共追乘輿（袁本輿下有董承楊奉招河
東李樂韓暹共擊傕汜奉等軍大敗傕汜軍燒營夜呼吏士
失色李樂以楯自蔽出營瞋數十人御船渡河幸樂
營安輿尉尽棘離中後曹操誅李傕三族郭汜為其將所殺張
濟死張繡領其軍（袁本軍作衆）初丹陽朱治賈為孫堅校尉見袁術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袁本無此字李本作郭汜）浴見池水滿（袁本滿下有溢字）因相與（袁本與下有共字）投此中有黄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
為美故上之（袁本之下有也字）十一月丁丑帝崩實太后臨朝城門校
尉（袁本尉下有閉字）武定（袁本定下有策字）中初河間孝王（袁本王下有元字）孫解瀆亭侯立之時年
十二（袁本二下有歲字）（袁本無此字李本作郭汜）永和元年四月乙丑立（袁本立下有為字）行
（袁本無此字李本作郭汜）年五月（袁本月下有乙丑二字）帝崩實太后（袁本后下有臨字）朝（袁本朝下有政字）正門達四方（袁本方下有之字）
（袁本無此字李本作郭汜）浴見池水滿（袁本滿下有溢字）因相與（袁本與下有共字）投此中有黄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
為美故上之（袁本之下有也字）十一月丁丑帝崩實太后臨朝城門校
尉（袁本尉下有閉字）武定（袁本定下有策字）中初河間孝王（袁本王下有元字）孫解瀆亭侯立之時年
十二（袁本二下有歲字）（袁本無此字李本作郭汜）永和元年四月乙丑立（袁本立下有為字）行
（袁本無此字李本作郭汜）年五月（袁本月下有乙丑二字）帝崩實太后（袁本后下有臨字）朝（袁本朝下有政字）正門達四方（袁本方下有之字）

後漢紀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　歲在二十四

辭出公羊傳云之文孫河潤著王之曾孫也永康元年十二月相

建寧元年以竇武爲大將軍時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胡本○刻本）初誅梁冀校尉段熲說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慶遂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吏招之連年不降又叛相屯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重衆不時轉定曰轉（音囀）欲令熲移六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梟雄服兵未復動唯當長算挾脅白刃加頸爾（熲特也書計東種所餘二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交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費音秘）不過五十四億如此

則可令羣羌破盡幽如長服伏計永初中諸羌反有四
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
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
期帝詩之悉聽如所上頻於是將兵萬餘人賚十五日糧從
壹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雩乞谷頻衆皆恐
頻乃令軍中長鏃利刃
爲左右冀望訓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吉戰必盡死努
力共功名
力共功名
因大呼
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大后賜詔書優美
六月頻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靈武谷羌
遂大敗七月頻至高
陽山谷間諸
陽山谷間諸
段頻性輕果憙負敗
歲時豐稔人無飢窘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
人事衆和師克負爲虜吏數
欲修文戰文
欲修文戰文
招降殘
○初賓太后之立也陳
於是賓憲等同心戮力以將
卫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
延頸想望太平而
延頸想望太平而
右則中常侍
出
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譖事太后太后信之數
曹節王甫等共會朝堂奏
難圖武深然之
食之
困二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
山谷廣大不可空虛血流汗野
道肅國代之師興而兩臣動
歲時豐稔人無
人事衆和師克負爲虜吏數
欲修文戰文
招降殘
○初賓太后之立也陳
於是賓憲等同心戮力以將
卫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
延頸想望太平而
右則中常侍
出
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譖事太后太后信之數
曹節王甫等共會朝堂奏
難圖武深然之
食之
困二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

可因日食斥罷官以塞天咎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寧爲會景宜悉誅翼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官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委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管霸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尤豫未忍（劉攽曰尤乃也猶言尚猶也非訓尤爲豫）是月太白犯東井熒惑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當誅大臣今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兼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共收節等會武出宿歸府五官中郎將張亮素與武善白太后發帝乃召共會尚書劉祐等十人謀誅武等事祐召尚書賈彪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至北寺獄出節等持節鉏收武等武不受詔節等先北寺獄殺之王

有將屠肩頭祐等合千餘人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門生故吏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大夫皆衣冠而立莫敢言者○一二年詔遣謁者將弛刑徒五千人屯三輔討賊以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爲副秉固皆不如詔旨兵到輒降而縣官無益宜復爲益州刺史

君侯 八 厭及 八 尉

故夜下二西山拔營去斬二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
千人從東山要其還道而悟等拔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
追至大谷上下四合悟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
九千級馬騾駱駝牛羊以萬計悉收得之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
是東羌悉平頌凡百八十戰斬二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
二萬餘十七年論頌書前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西入封新
豐縣侯邑二百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禮秉彝好是懿德有生惡死亦人同情循之得其道則
離叛侵擾固其宜也其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
與之四商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
不分牝牡安不辨去來悉文殺之或作刈同豈作民父母之
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無君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

君侯 八 厭及 八 尉

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
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當尋干戈哉何其治邊畧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
以其道雖盡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
初永平中北虜大旱大下七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藏朝廷希
慮之事共相標榜號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
曼仕宦二十餘年以禮自持與宋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郭林宗先陷于勢已編及南陽宗資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
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王考莊范
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翟國孔昱山陽檀敷張儉及八及
及者言其能導人進示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
儒泰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孔融東萊王章為八廚廚者
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度尚及陳留等

[illegible]子雍[illegible]
[illegible]子雍[illegible]

[illegible]子雍[illegible]
[illegible]子雍[illegible]

[illegible]子雍[illegible]
[illegible]子雍[illegible]

事未畢年十六賜士及第後事未伸侍士走國相收獄未知
所坐臨曰係納吉藏者耶收吏問其母母曰公家事任長官豈
決乃上書之詔書竟坐流儋州會赦乃還鄉里後為
侍郎年七十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張儉字自口依公汙良
善一人兆死緡乃萬家何以生為乃自賜貧變形入林慮山中
隱姓名給役家傭人無知者竊采未解而卒雖初
中宗在房陵讓父死臨喪棄職川都里至而名士無往者讓
甘亟入哭以宴樂多所全宥陳寬傳初
元海等非斗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爭慕其
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
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布衣卒有坑儒燒書
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
自同傭人凡二年海等果相誅滅而蟠終免於評論
之禍

旨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
不服天下無道君子默然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
免黨人生昏明之世不仕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
之猶不及人物滔滔禍福相隨孫越蛇之頭
之矣以全身戰洋刑禍之朋不士類盛衰而國隨以亡不
亦悲乎大唯郭泰顏明目斬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
不疾惡而早去其不可及已

三年，詔徵吉前還小節拜侍中頻在憂十餘年未嘗一日廢寢
[illegible] 初
中常所賜衣物有盡收典其家事威形誼赫而化資產饒贍與
故朋結須鄉閭無所遺惜初為我一年百時賞賚各來數百千兩作止施讓
後石十伯仲進品或乃減半諸舊頭迎拜於路送葬車人明賀
安石謝鳥衣諸化盡於讓皆爭以增玩賂之化分以遺讓諸大喜

由是心化俗厚焉宋州宋史○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十三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大慶必因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祭其本意乃希孝明皇帝不墓祭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三月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贈周流四公公三十餘年輔事六帝禮任極優寵免未嘗滿歲輒復并進時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練達故事明於朝廷每有大議公卿諮訪以決焉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故海內英俊莫不樂爲用也故家貧無以葬之非亦廣無忠貞之風于下以此薄之○夏四月帝遂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貞之風于下以此薄之○夏四月帝遂言恭色以取媚於時

[illegible]資家被白衣被髮[illegible]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illegible]多論災變成取正焉始其刻石立于大學門外使[illegible]

[illegible]乃制辟召之家及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後有三互法[illegible]二州久缺不補禁當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出[illegible]府選舉臨時不定臣竊問其故云避二互法[illegible]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限以歲月狐疑連滯兩州懸空萬里爾條無所管繫愚以爲二互禁塞之導者今但中以威[illegible]

諫大夫迎尚蒙赦有富貴又何罪獨不開怨乎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繫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妻及五屬隔絕之

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買十五章以引諸生能為文學自造皇義篇滿六十章者迎待制瀕都門下後諸為尺

[illegible]書者皆加官益祿賞賜之多以無行薛越之徒必得財賂故也又父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永進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消災禳祥養老尊齊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拘信小故以鄙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與然合風雷災妖之異又士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至武帝末年汲黯汲黯之得人歟路而已矣書曰羣臣咸興進賢才之小

出於幽賤誠以才不宜遠守本郡且使親臨二千石繫以本制半年一課則治化之原不難清矣帝納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考以差殿中朝廷不改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先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illegible]同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黃巾乘之而亡

適足為主而深刻為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皆年滿七十耆艾宿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孤學在塗泥

若臣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被經術德化餘日
觀以言語章聯以落意當代博奏非以爲數化取士之本而諸
生競利作者轟沸皆見拜權貴事曾諮儒於石渠章帝集
學士於白虎通經繹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昔乃
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太子固當志其大
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
服三十六日雖降体之君公卿列侯恩之重也
恩情從制不敢逾越今虛加一月又無禄仕之實制隱之心
豈有但取立墓以醜文人者哉陛下即位之初先被經術德化餘日
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除爲丞郎恩義有至
日當是時
防能遏戎
也當
閩至

近

黑一詔又

如○

讓烏桓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因
是復上言因此議遣大與發兵井力討之前後用兵連年
不解因此議遣大與發兵井力討之前後用兵連年不解
服有所言計之未審臣愚以爲可且羌才策未必
過頡跌叩棲然不務廣農積穀而欲興軍動衆
連言得中休就如其言猶已虧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
從八月遣車騎將軍馮柳由是出雲中護烏桓校尉耿夔出
單于逐頡門將軍耿秉出鴈門三將軍各將萬騎二千餘里擊右機鞮
大人各領衆逆戰首等大敗死者什七八三將軍徵下獄
贖爲庶人○遼西太守趙苞到官置酒迎母及妻子酌
里無故人入塞道絕苞母妻子遂爲所劫脅載以擊郡
賊出兵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
爲母所累苞母謂苞曰人子之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子
俱全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謝其勉之苞即時進

戰而悉擒破其妻子皆為所害玄齡歸葬請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事於天下遂自剄而死 ○按此事范本傳○光和元年二月晉鴻都門學其諸生千餘人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上計封侯賜爵百五十君子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尚方為鴻都文帝紀第二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民安於松江賢

虐帝乃發求烏銜玉青設頗蓋流俚小
醜未足言示天下殭寇臣一月必今
之名以若輩惡上而叱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譖殺盛
[illegible]書誣承以下獄死○二年[illegible]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女[illegible]開
[illegible]漸染古作[illegible]不[illegible]約以今[illegible]
可以生情意順四時也宜權夏[illegible]
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illegible]對曰甘丈玉之
[illegible]百里人以為小奪宜五千里人[illegible]
於政也帝悅遂為之○[illegible]
楊定[illegible]制馬車數[illegible]乘以排[illegible]
市索大馬毛又為立車駕數言修[illegible]
以[illegible]得視因以火燒[illegible]然馬[illegible]
[illegible]

渠帥郡境以清[illegible]○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
為民害[illegible]受賂其官者子弟賓
客游會貝汁穢濁[illegible]不敢問[illegible]
二[illegible]六人吏民詣闕陳訴[illegible]
私所謂洛鵠鳥烏而以為烏[illegible]
拜議郎[illegible]○巴郡板楯蠻反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
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
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
輒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
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
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
亭更賦重僕役煩擾過於奴虜亦有慈妻孝子或乃至自
到割雞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觸廷悠遂不能自聞含
忍平二[illegible]所叩頭[illegible]故吏落相發以致救矣今

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遣官詔赦之即時皆降○相與爲侍御史官畏之與常乘駑馬（駑音奴駑下馬也）青白雜毛也）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駑馬衛史轉（轉不）○六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大平道呪符水以療病衆共神向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誘音酉）十餘年間徒衆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楊至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司徒掾劉陶上疏言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覘音丑廉反又丑豔反窺也）宜下明詔重募角等帝殊不爲意方詔陽次第春秋修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萬餘人各立渠帥以中元年春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詔下冀州遂捕角等角聞先覺晨夜馳敎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幟昌志反）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乃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

上詣討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宥音又）張角不除必成大寇今請先誅左右貪蜀者（蜀音燭）然後大赦黨人可不戰而定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赦音捨）發天下精兵（精兵謂兵之善者）詔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儁戰數合斬獲萬計（數所角反）嵩乃上言賊本首張角今宜進兵討之詔書即拜嵩左中郎將儁右中郎將（將音即亮反）各統一軍更與賊戰大破之（破普過反）○嵩攻波才（才音哉）拔之（拔音跋）才衆精勇嵩乃偽退才追之（追音堆）嵩還擊大破之（破普過反）○嵩攻彭脫（脫音土活反）脫

之能臣同心並力安雄猥大喜而去（范曄本傳李賢注不及過
重侯為大將軍當世豪俊公亦日思群賢共濟世業不以小人間
惡為意又同升朝廷休戚與共）○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傅燮先除四
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唐堯舜先除四
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
於趙魏黃帝亂於六州此皆發蕭墻（蕭墻謂屏也言禍發而在內也）而禍延
四海甘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蕃（爾雅陛下仁
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
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爾（爾猶近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
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
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憂至市虎成於三夫（岩不詳
察其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為秦將伺大功而死卜杜為秦將伺大功而
死卜杜郵地名）○臣植破張角重當拔之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
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之轉梁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
首京師（出嵩傳）○黃巾賊張曼成據城固宛中收聚萬餘人轉攻南陽郡
徐璆等合兵圍之賊將趙弘韓忠孫夏等復相聚合復攻宛城
隽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
以勸來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則無以勸善討之
足以懲惡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顧謂司馬
張超曰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乃解圍忠果出
戰隽因擊大破之（出傳）○二年南宮雷雨臺災中常侍張讓趙
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恐動州郡多受賕賂（賕賄也）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
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錄名有差當之不之官皆追遣
若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追遣
之時錢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
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剥割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
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
暫絕修宮（張璠漢紀曰宮者以崔烈為司徒見時二公位任因常侍阿
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舉忌然皆先輸
貨財乃登天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又拜日
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斬可至三百萬（居攝反國增○漢中
義從胡與先零羌叛以金城邊章韓遂為軍帥詔皇甫嵩討
之（山陽傳）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
棄涼州議會公卿百官議之（會公卿議見崔烈傳）尚書僕射摯虞
尚書奏議（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大臣帝以問焉對曰拯天會之盲昧悖逆慣敗
恐負聖恩未失人臣之節（盾御史中丞侯成周斐等特加
之寵）季布猶曰曾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
祖初興使鄭重別定隴右（魏志曰太祖初興使鄭甘別定隴右
世宗拓境列置四郡（魏志曰太祖初興使鄭甘別定隴右
國名當如劉說）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以招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賊惑之若使左衽
之虜得居此地（何云諸本皆作左衽丁酉本作左衽之虜）非所以為安
之至言臣竊以為不然也若忽不知是懼敵也知而故言是不
忠也帝善而從之（山陽傳○三年帝使中常侍趙忠論討黃巾
之功黜舉謂忠曰（魏武帝初興謂常侍趙忠曰）南容有功不侯天下失望將軍
宜進賢理冤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謂獄曰南容少荅我常侍
萬戶侯不足得也（獄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使變豈求
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獄到郡
遂戰殁時扶風馬騰亦反與逆合黨（後漢書曰騰字壽成
兵陳倉進至渭內赴平者三萬餘人皆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

[illegible]論事未判正曉辯言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illegible]
加大鴻臚啓沂亞夫易康乱之[illegible]
位未登愧於先之傳出定○五年大常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出漢書○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出漢書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帝躬擐甲介馬行陣三市擐胡貫也介甲也出漢書問太尉李訓訓時病問太尉李訓訓時病問太尉李訓訓時病

嘉德殿前奏論公卿由閶進城害乃引兵北出開下捕得
一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
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
一馬從雒舍南行卓聞帝在北邙於北芒阪下
帝還宮夜獨入北邙山翻也卓與帝語語不可
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有威容之意遂廢帝爲
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改除公卿以下皆卓所爲郎以補官
官之職侍於殿上離
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者追理陳蕃竇武及
盡之政
權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中郎
蔡邕等復就拜卓亦平原相行至兗
司公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二日
至濁申胥蜡得徵書
七十餘以壽終
卓性不學無謀政令日
南陽岸嶽等易姓名間行東歸
諸儒補注司馬彪續漢志二十五

後漢紀

孝獻皇帝上　在位三十年　壽四十一

諱協字伯和靈帝中子也初封陳留王靈帝崩朝廷大
[illegible]以太后令廢少帝而立陳留王中
[illegible]封山陽公

平元年五月即位樓[illegible]

初平元年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illegible]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陳留太守張邈等六郡與曹操俱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illegible]獨謂曹操曰天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溫必擒君殆天之所啓平[illegible]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

軍事長史劉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孟卓袁本初皆坐不聞
堂[illegible]一人結清談高論蹔相[illegible]決敵非公[illegible]壽也且天下所畏者無若幷涼之人與羌胡義
從[illegible]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
臣光[illegible]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安以
應天人之意可徙都以鎮撫之大會八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
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安以
般民富饒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
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鑒沸之
亂遷之非便[illegible]石包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
故秦得并吞六國山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illegible]
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遂燒焚

宮廟[illegible]徙都遷天子三百里駕入長安時董卓未至朝政皆
委王允允外相孫縱內謀王室天子倚之[出獻帝紀及董卓傳注]長沙太
守孫堅亦起兵討董卓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
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駭[出吳志孫堅傳]堅進屯
魯陽袁術分其士卒以與堅[出吳志孫堅傳]堅乃進軍魯陽表堅行破虜將軍
州牧劉虞務行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十
餘萬口[illegible]志其遷徙焉[出吳志孫堅傳○二年]關東諸將議
以朝廷遠在雒陽關塞不知存否劉虞宗室賢俊欲共立為主袁
紹遣張岐齎上尺書[illegible]虞虞[illegible]紹等乃止[出吳志孫堅傳○二月]
孫堅進屯陽人擊破卓將華雄卓遣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
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
夷汝三族吾死不瞑目豈將與卓和親邪漫進軍卓自將與乃
堅戰卓敗走堅進至雒陽穴掘宣陵內[illegible]除示廟祠以太牢卓謂劉艾
曰關東重擾敗無能為也惟孫堅小[illegible]頻能用人當

語諸將使知忌之遂引還長安堅亦引重出關陳袁紹在河
內韓馥以豪傑多臨紹忌之節其軍糧紹遂進謀龍襲冀馥
懼乃避位讓紹紹遂領冀州牧 魏武帝 魏書 袁紹傳 魏武帝 魏書 袁紹傳 魏武帝 魏書 袁紹傳

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度已下心不
安之直請原言非其時招禍之道盜遣還歸度亦不復追也
[illegible]
善於談論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益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
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
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
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
暮老父還尋得劒怪之以拳生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escape而反或望escape而還皆相
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illegible]
○三年初荀攸有孫曰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
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誹書流於後世方今
國祚中衰我馬在郊不可令彼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
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
善又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咸紀廢典其能久乎遂死
獄中
王允性剛毅疾惡
故折節下之卓亦敬憚自謂無復難頗自驕傲以是益不
附之
李傕等
與卓將
樊稠
部曲攻
王允
允
又目
卓校尉
李傕等圍長安入城
故兵虜掠屯南宮掖門
王允
扶帝上宣平門避兵
傕等於
門下叩頭曰臣等爲董卓報讎非敢爲逆也
允出允宗族
婦乃下見之
傕收允殺之
允妻子皆死
尸允於市
莫敢收者
姊允自
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
侯故得免於
難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
身可不謂之智乎
四年曹操
軍
野城
袁術
操擊術軍連破之術退保
陰陵
棄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遂
領其州○時陶謙爲徐州牧曹操遣人迎父嵩於琅邪謙士
卒利其財
嵩
殺之
秋操
引兵擊謙謙兵敗走保郯
初京
兆
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
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

攻取慮(音閭下邳國也)睢陵夏丘皆畧之(睢音雖下邳國也夏丘則書言禹臨淮)睢
雖大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出謝本傳○劉虞配公孫瓚續不相能瓚
數與袁紹相攻虞遣使節慰虞然心甘
之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虞令吏不聽焚燒瓚因風縱
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執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建安四年事袁紹所滅田
豫傳)○興平元年曹操使司馬荀或壽張令往定守鄄城復
往攻陶謙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爲兗州牧(李賢郭沈
山奔時在河內)布至遂據濮陽(濮音卜木反)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
少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二城不動曹操引兵還攻
布於濮陽操軍敗布騎得操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
黃馬者布騎釋操追(黃馬者曹操之攻陶謙也平原
相劉備將兵救之遂歸謙請爲徐牧(袁紹別駕東海糜竺曰袁紹
驕貴難與爭鋒今州迎備備未敢當曰袁
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乃表
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

德政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
歲餘不克孫策說袁術曰家有舊
江東願助舅討盧使江淮
錄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策將兵千餘
人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
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
郎至皆失魂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
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
達聽受善於用人見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或棄
江東(劉繇傳)○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
守下邳自將拒術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
大喜引軍東向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備還屯海西(海西縣屬臨淮郡
後漢志洗下有傳)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雒陽縣屬河南郡)是時宮室燒盡

百官被荊棘[illegible]
迎二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
袁紹從容高祖爲義帝縞素天下
天子今處[illegible]
旅載寶[illegible]
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
操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惟有後駕幸許耳
操曰此孤本志也遂遷都許[illegible]
天子以[illegible]
幸[illegible]
也天劍業之君其[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已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父亦不願附出
用好奇取異多割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公鄉父清儁之士左承祖制養遂等皆備任重
蕃而已子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請出來安撫彼
走保鄴昌州刺史表請攻擊自至三要戰士所殺數百人
流矢交集而操意氣彌厲鼓譟逾入請表遂笑自若城夜陷乃將東出
操與數百騎從他門出馳赴北門門將欲閉關以絕操操
謂其志在捕操操還馳射殺之遂出門門將不復敢閉
未發士卒多以財物爭先委棄輜重或顧拾金寶操乃
令曰諸軍但取馬草不得復有所取於是將士皆輕
討四克柳本已反初平元年春正月兵未集而本復
正不利立可也而曰非公不能定天下之難欲治操乃
毛髮而歎欲治操乃
之
與
與
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遺此
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
取給浦鹽鹽民多相
請還皆屯田曹操從之以
與農中郎將募民屯田
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
井皇雄起於祖而成於峻
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還
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
嘉曰備有英雄名以附歸已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公誰與
定天下乎操笑之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
收散兵以圖呂布
孤殺之猶鼠耳頓此人素有遠名遠近將歸孤不能容之
乃送袁譚表譚任遵以為上

其七也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衛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七以急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徒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劉與之視亦善待焉後衛叔寶祖殺之裴松之辨語驃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嘉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冀但唯智勝項籍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寬而無斷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文煩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治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相臨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臨事不斷公其所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直言者皆顧

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施恩惠下及貧賤士多附焉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斷而行之以道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謀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之恃之與人畏之此武勝也袁紹外寬而內忌所與謀者非親則舊所不與謀者雖有功終不見賞公於大事與四海機權之謀無不關

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操進市手書降加嗣納布大喜
即遣登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爲卿增壁秩中
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除合浦
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
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
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由譬如養虎當
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耳布曰卿不知養虎者飢即爲用飽則颺去耳布意乃解出魏志
曹操圍張繡於穰會袁紹三萬兵大破之
六日曹勤紹襲討操操還繡追之操奇兵大破之
大敗而還詣登城謂繡曰儁乂雖善用兵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
更追果以勝還乃問詣曰前以公退必勝公言何也詣曰將軍雖善用
兵不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怒將公言何也詣曰將軍雖善用
丘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
軍既無尺寸之利又糧少必速還一朝引退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
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出魏志○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將高順
攻劉備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將征布與劉備遇
於梁進至下邳布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下邳城出魏氏春秋操圍
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
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命將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
智而運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攻之布可拔也出魏志荀攸傳○引沂泗灌城沂水出東海南
臨城謂操坐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布將宋憲
等共執陳宮高順舉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
布令左右縛其首自陳降布見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

紹曰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頓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縛急束緩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布曰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吕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曰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宮請就刑操不顧操爲之泣漢汝布順旨縊殺之

傳許市

遣使戮方物會操表策爲討逆將軍策已定宮還以東阿令

以西六縣未服於是策自將討袁胡吳巨於陸陽禽之師

守陳矯嘗論郡人六山賊聚白馬藉資殺之策謂郎曰卿昔孤所孤馬斬今劉寬立事除暴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械

解縛授其手

曰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守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部曲樂來者且心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期何如左右皆曰慈必比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去昌門

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出迎有頃并之去心

自立乃燒宮室奔潯山士卒散走憂懼不知所爲

山也其龍有天柱山

表譚自青州迎行曹操遣劉備及朱靈邀

之術不得過後走書報春六日術遣慨病死其部曲妻子皆虜
江太守劉勳於皖城（勳）（勳）（勳）（勳）公孫瓚殘之心益驕
簡精兵十萬欲以攻許沮授諫曰天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
衆憑強謂之驕兵若我者無所興無名之師功為公懼之郭
下人衆兵師雖向巢窟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功為公懼之郭
圖雖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乎加昔操而云無名且以
公今日之強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紹
納審言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
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兵多而分畫不明將
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戒曰
紹兵雖多而法天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
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
文醜一夫之勇可一戰而禽也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出魏武故事）
轅表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曰袁強曹弱又先

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
令天下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為我重曹公衆弱其得
我必喜難將事無疑名續孚來降曹操（出魏武故事）（曹瞞傳）曹操使治書
待御史守東部監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
引為親戚（謂書與荀或曰關中諸將多
人并州若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
自業諸將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
旦變動必有後憂夫瞞盛國之大賢也宜如舊賈使者監賣以
其直益市穀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
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哦以白操操從之始
遣謁客學射監護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出魏武故事）
○從事中郎（闕）（闕）（闕）（闕）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闕）
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東其緩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
從夫曹操善用兵變化多端之長勢必舉表紹然後移兵以

向江淹恐將軍不[illegible]德將軍之[illegible]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illegible]天子不[illegible]書公使高可也加其[illegible]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高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加重思無為[illegible]為懼使[illegible]之至許都莊高侍中褒陵太守及梁盛稱朝廷曹公之德美大恐以為懷貳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弗許而囚之[illegible]表傳。孫策軍負固高高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弗許而囚之[illegible]表傳。孫策盛兵將欲襲許會策為上虞令豫章為廬陵郡孫策開門讓城全設一重衰不得無所傷言卿便在前具宣此意翻[illegible]字也非吾敵也若不[illegible]華子魚[illegible]字也非吾敵也若不乃住[illegible]華子魚[illegible]字也非吾敵也若不[illegible]華子魚[illegible]字也非吾敵也若不[illegible]華子魚[illegible]字也非吾敵也若不

謂仲業守曰汝設百人來無
○五年正月曹操殺董
方來而棄之東絕衆人後若
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
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
軍而襲其後可一舉而定紹
曹操之時而以順動曰救
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
操還軍官渡
許下我後虛空未可輕
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
猶命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
良攻劉延於白馬

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
中斬其首
循河而西
將入矣與
未也有頃
縱兵擊大
操壯之斬
操表羽爲
也所以繫
八年而表氏
修政用田
表之則自
有之爲人
戴曰吾極知
皆之吾終
操義之及

之操曰波合多為其主勿追也閻
責其委棄為貢報難貧
中類
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
謂曰孫討寇之衆決機於
翠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
謂權可與共成大業並委心而服
中表曹操懸表紹還到備
復請救孫而還備遣
遣備將本兵至波南
動衆不父母南軍穀少而
錢帛官徐持久紹不從九月
堅壁挫衆以糧盡士卒
緩食雖收未若楚漢在滎陽
皆以為先退則執留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書地而守之
其喉吭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
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終不能下操亦不能
將精銳潛從他道出擊其後破之紹軍遂潰
重十月紹復進屯陣營相次
將軍淳于瓊等將千餘人送之
前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益兵以
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
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
審配收繫之攸怒遂
曰子卿速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公有幾
可支一歲攸曰無是言之又曰可七旬
破袁氏說向言之又不實也操
之云何攸曰公軍糧已盡

輕兵襲之紹軍潰不通三日袁氏自敗也紹不
乃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長矛大戟火營中
抱薪既圍也大放火營中驚擾紹遂潰圍出
士卒十餘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紹軍皆以
大潰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
田豐曰若公軍覺而內忌不堪吾忠若勝而
喜猶能收功今戰敗而憙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遂
曰前勸使勿誅今吾敗而誅之紀曰豐言果驗
其言之中也紹曰吾不用
聞豐不從志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將道復曰向使紹用其別
駕計尚未可知也紹為人貴能有始無終喜怒不形於色而性
矜很自高忌於從善至敗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奉勅編集

後漢紀

孝獻皇帝中

建安六年甲子春自擊劉備於汝南備走自出
郊迎以上言札符之不受其兵使也新野備在荊州數千掌於
表住起至而號哭然流涕表怪問備曰卒喪之人不離於肉
者消瘦今不復騎乘今不復騎乘
業不建是以悲耳○七年春紹自攻黑山不克
九月黑山餘眾以謹長欲立之謹素疾審配配
心諂巧審知審之遠備紹命立謹不得立而謹不得立
曹操遂攻尚尚自將助譚與操連戰譚尚數
敗退而固守操圍之不下書與審配譚尚數
張昭等不決周瑜曰今將軍承父日餘資據父之衆兵精
糧多將士一心外禦勁敵內治國務人不思亂有

何遏迫而亡之哉 入侵見制於人也遂
不還質○八年二月操攻黎陽高幹敗走還鄴四
月操追至鄴幹嬰城守諸將欲乘勝攻之郭嘉曰袁紹二子猶
力相仇今合而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
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善五月
操還許議討劉表曰我遠出荊州之間必以我為利今
公棄軍而南彼將謂我畏之矣不如引兵東向以示閒
弱表雖有智不能自決也荊州可不戰而定矣操乃止
尚留屯平原操追擊之尚與其將呂曠呂翔復叛
操攻圍之尚將審配守城操為圍塹周二十餘里決
漳水以灌之配殺曠翔又使人間出求救操謂諸將曰
方有事中山而袁尚來入吾後此腹心之疾也前破曰袁
據四州今又其眾而取之天下定矣袁氏雖亡
尚存相聚為亂未息也今及其眾而取之天下定矣袁氏雖亡
尚留屯平原操追擊之尚與其將呂曠呂翔復叛
操攻圍之尚將審配守城操為圍塹周二十餘里決
漳水以灌之配殺曠翔又使人間出求救操謂諸將曰
方有事中山而袁尚來入吾後此腹心之疾也前破曰袁
據四州今又

悅警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
悅志在獎王室而時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六政曰爲政之術先
去四患乃崇五政爲亂俗之患莫甚於奢奢則不軌不軌則
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國之政莫大於節節則財阜財
俗宜以教化立武以備之教以善其化立武以備其亂故在
謂王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善人下衆生不可勸以善故在
上者先貴民用以定其志是謂六政興國之術莫貴於公公
於善民無偏風是謂正俗俗正則善惡之情著故賞罰以統其法是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在上者必
勢以加小人化其邪也其邪化之
越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善
有武備以戒不虞安而不忘危
秉威權而設之斧鉞使人主不
不勸矣不妄罰非於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
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縱下爲善不止下爲
惡則國濟之矣其綱紀凡四患既繩五教又立行之以誠守
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本傳）○
十一年十月曹操自將擊高幹軒之并州悉平（幹表留勢爲并州刺史曹操破
後救西河魏武紀）操使領并州刺史時蒸鬱之餘胡狄雄
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爲寇害習到官誘諭招
納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今行禁止長老稱詠以爲
自所聞識前史未有如習者（習本傳）○初山陽仲長統游學
至并州高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
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不悅統遂去之幹
死荀彧舉統（荀彧傳）尚書郎○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
餘萬户遼西烏桓別種名爲袁紹所用寵任故
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烏桓傳）○十二年

曹操將擊袁尚相諸將皆曰劉備公說劉表以襲許（魏武紀郭嘉公務廣所尚然）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魏郭嘉傳軍次柳城尚熙與踏頓將數萬騎逆軍操縱兵擊之斬踏頓尚熙）蹋遼東太守公孫康（康父度之）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引兵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爲功遂斬其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魏武紀○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魏書及本傳隆中在襄陽城西）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亮友善（亮之）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蜀志諸葛亮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亮友善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氐或謂漾水爲馬溝水東流爲漢水又東爲滄浪水）利盡南海東連吳會（會稽郡）西通巴蜀（蜀郡）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孫權據有江東）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

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以時樸純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曰伏龍鳳雛孔明曰三國人士之感於世興乃明出百里公為子以為樂論語曰子以為樂論語曰子以為樂論語曰

與敘舊有隙赦劉封友也憲其名并其妻子皆殺之權也○秋七月曹操南據劉表吾未卒子琮爲嗣琮及九月操至新野琮遂降操進軍攻破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終託孤於我我以孤遺皆信自齊五吾所不爲備將其衆去過襄陽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諸葛亮魯肅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益偏事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趣襄陽與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將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

十騎五雲抱備子禪與州吏會得濟沔夏口劉琦亦合萬人

劉表長子江夏太守與俱到夏口劉琦之初曹操進軍江陵劉備使魯肅至吳治曹操會肅還與備相遇於當陽長坂與備俱詣夏口見琦琦亦新合衆不滿萬人聞操來皆恐肅勸備與諸葛亮俱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鄂縣

諸葛亮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比面而事之權曰劉豫州新敗安能當此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不成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

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公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與不在於此權與羣下謀之莫時決計時曹操遣權書言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不樂甚震矣權以示羣下莫不驚懼或勸權迎之張昭等亦以為可獨魯肅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淨屋中執權手曰向察衆人之議欲誤將軍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共之操既得志豈肯捨鞍馬之勞而順流東下哉肅等迎之可以保爵祿將軍宜早圖大計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以時決之權曰諸人但欲迎曹公耳各懷私計欲誤將軍計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仇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矛楯與吳越爭衡勝勢一也又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衆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冒行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見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謂當速除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兵八十萬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惟當撫安之耳公瑾公瑾之字也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今選三萬人卿與子敬子敬魯肅字也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繼發人衆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

赤壁之戰第六

左右皆驚欲起劉備舉力逆操周瑜為大都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周瑜為大都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
畫方略操大軍次於烏林劉備在樊口遙望見瑜船鼓往白備備乃乘單舸
候望煙塵見瑜開戰乃引軍而進操軍大壞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人備曰恨火瑜曰此自足用豈須北人備曰恨火瑜曰此自足用豈須北
操過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次引
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
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
四方皆應操以為然時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蔣濟傳曰濟從操征赤壁還操謂濟曰吾以為天下事可定今乃為周郎所困此命也
濟曰公雖神武然本非周郎敵也且將軍舉事不先密而使敵人知之
操大驚問曰何以知之濟曰夫以將軍之威而有不測之名今大事垂
成而天下未見其勢也周郎有英氣能制人者故能發之耳
操乃歎曰吾固知不如此子布諸人之意也
江表傳曰操軍既敗引還北道從華容過遇大澤中多悉泥濘
會天大風縱火燒其後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整軍復
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蜀記曰黃蓋先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悉延燒岸上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
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悉延燒岸上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
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鳴鼓大進
北軍大壞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並進追操至南郡會時操軍疫死者太半燒盡其餘北燒盡其餘
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
仁隔江未戰且爭先取夷陵守之曹仁遣兵圍甘寧寧求救
於周瑜瑜乃豫謂圍將曰吾當自往解圍將信之瑜乃與輕
圍繕治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
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吳書曰瑜與仁相拒積月瑜謂諸將曰曹公軍多疾病當以
計破之乃先縱四船於江中
江表傳曰瑜與仁相拒積月瑜謂諸將曰曹公軍多疾病當以
計破之乃先縱四船於江中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向江陵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
江表傳曰備從油口出先主傳曰備從油口出
十三州記曰備從油口出
江表傳曰備從油口出
江表傳曰備從油口出
江表傳

銅雀臺

走劉備不復存錄主簿楊脩白操不納松以此怨歸
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田疇傳十四年七月曹操引
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渦古禾反）夏侯惇等圍合
肥開芍陂屯田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
城走瑜屯據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孫權傳周瑜
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
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世法○曹操密遣辯
辭往說周瑜（辯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出迎之立
謂辯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辯與周
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辯曰丈夫處世
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食其復出平幹但美談終無所言還白操
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魏略曰操聞瑜少精意故
給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長也檢素

渦中自以數身則可以此格物（格物猶言至物）而朝廷之議史自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
被褐者謂之廉絜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
大吏或自擊壺瀣（瀣古代反平）以檢貴遊中甫爲可繼也以入官寺大立教觀俗
殊途而治之必有被褐（褐毛布）則谷隱爲矣操善之（山巨源傳○十五年
已凡數說之行說則操作銅雀臺大鄴（鄴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南）○操下令（孤始於譙東築精
舍欲校夏讀書（夏音胡雅）及習射（雅爲正也）而天下清乃出仕耳
今不能得（如字）如意（得如意猶言稱意）欲遂平天下（遂猶言漢故征凶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重
卓之難興舉義兵立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袁術
使餘沮而死（沮破袁紹鳥巢其二子（鳥巢見袁紹傳）復定劉表遂平天下
身爲宰相人臣（貴已極）實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

非池中物

知當繇人見孤疆弱盛恐妄相忖度納
[illegible]言有不盡之心每用
皆所當慮之要也[illegible]然欲孤使爾委捐所典兵衆
實不可也何者誠恐以雖兵爲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
是以不得慕盡名而處實禍也[illegible]○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
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
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
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權不從備晏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
孤莫行其言亦慮此也周瑜諸京見權乞與奮威[illegible]俱
進取蜀[illegible]而并吞張魯因留固守其地與馬超結
援[illegible]瑜還江陵道病[illegible]與權計曰方今曹操在北疆
也權許之瑜還江陵道病[illegible]與權計曰方今曹操在北疆
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實爾忠烈

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儁所言可采[illegible]來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illegible]
[illegible]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御瑜[illegible]後
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illegible]若飲醇醪[illegible]
[illegible]不覺自醉[illegible]權以承[illegible]
州但劉備與共北[illegible]權從之[illegible]
曰卿今當[illegible]不可不學[illegible]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
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
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
議大驚謂吳下阿蒙曰士別三日即使
刮目相待[illegible]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
而別○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illegible]在縣不治免
官[illegible]肅遣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illegible]治中別駕之任始
當展其驥足[illegible]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
統爲治中親待[illegible]於諸葛亮[illegible]○十八年[illegible]據遣鍾繇討

龐士元非百里才

[illegible]言不可
[illegible]

[illegible]言劉勳
[illegible]權以劉
[illegible]州曾侯

張魯據漢中自稱
師君
張松勸劉璋迎備
法正勸備取益州

張魯既已斷絕劉備使不通內外消息
曹公聞之遣征魯
張松欲因此時說劉璋使自絕於曹公
以相宜動搖之
會曹公破袁紹於官渡還軍鄴
松乃白璋曰今曹公破袁紹收其精銳
據鄴銅雀臺以臨漳河
勢必南顧
宜及此時圖之
璋曰何以圖之
松曰曹公智勇有餘每舉事成功出人意表
今以新破大敵之威
回兵南向
誰能當之
劉豫州可與結援
此計之上者
璋曰誰可使
松曰法正可使
璋乃遣正將厚禮
結好於備
正旣還
勸備襲璋
備以為然
龐統曰
今荊州殘破
人物凋盡
東有孫權
北有曹操
鄰敵強盛
不可與為
鄰國
當今之計
宜先取益州
以為資業
然後乃可以圖中原耳
備曰
今日之事
何者為急
統曰
荊州
今日不取
必為人有
若為人有
則與國為讎
不如取劉璋
備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補要
西出涪
遂進軍
涪水關
在今綿陽縣東
璋聞備至
大會將佐
置酒涪城
張魯別駕
閻圃說魯
乘此勝勢
擊璋
可一舉而定
魯不從
閻圃退
謂人曰
吾聞
天下有變
智者因變
以為利
今曹公
遠在冀州
而不暇南顧
劉備
新得益州
而恩信未著
此為變利
宜令楊昂
等守要害
斷其內外
然後
舉兵
東據秦川
杜絕斜谷
以制其外
我收
漢中士民
以固其內
北連袁尚
以為外援
南通劉表
以為後計
此為
三分之勢
以待天下
之變
可坐而
定也
魯不能用
璋既不得志
隱乙其地
以為資業
其才計足以有為
勸璋
擊備
者
松乃舉正
正還
說璋
益州
殷實
戶口
百萬
土沃
饒財
可以
發展
今
以
此
時
而
不
取
正
復
說
璋
曰
今
曹公
已
破
袁紹
近
收
其
精
銳
之
衆
以
臨
漢
川
之
地
其
鋒
不
可
當
也
吾
以
忠
每
與
相
反
事
乃
不
成
耳
今
以
小
利
而
失
信
義
於
天
下
未
可
也
璋
曰
善
乃
遣
法
正
迎
備
正
還
謂
備
曰
劉
璋
暗
弱
張
魯
在
北
因
其
富
饒
而
不
恤
其
人
可
與
立
事
者
莫
過
於
將
軍
將
軍
帥
荊
州
之
衆
以
向
宛
洛
將
軍
身
率
益
州
之
銳
以
出
秦
川
誰
敢
不
應
以
此
行
誰
敢
不
從
以
此
義
誰
敢
不
服
大
業
可
成
也
備
猶
豫
未
決
龐
統
曰
兵
貴
神
速
機
不
可
失
備
曰
今
此
舉
吾
有
三
不
取
何
謂
也
統
曰
今
寇
在
門
戶
而
不
討
一
不
取
也
因
人
之
資
以
成
其
業
而
便
自
有
之
二
不
取
也
以
暗
易
明
以
邪
易
正
三
不
取
也
若
事
定
之
後
封
以
大
國
何
負
於
信
今
日
不
取
終
為
人
利
耳
備
以
為
然
乃
留
諸
葛
亮
關
羽
等
守
荊
州
以
補
要

領
幽
州
牧
劉
虞
遣
騎
迎
之
備
將
步
卒
數
萬
人
入
益
州
備
至
巴
郡
太
守
嚴
顏
拊
心
歎
曰
此
所
謂
獨
坐
窮
山
放
虎
自
衛
者
也
備
兵
尊
加
資
給
使
擊
張
魯
備
北
到
葭
萌
未
即
討
魯
厚
樹
恩
德
以
收
衆
心
益
部
諸
將
吳
懿
劉
璝
冷
苞
張
任
鄧
賢
等
皆
蜀
土
豪
姓
各
據
支
黨
以
聚
衆
萬
人
為
劉
璋
守
禦
要
害
莫
肯
為
用
及
聞
備
來
莫
不
震
動
璋
既
發
兵
還
擊
備
又
令
扶
風
太
守
法
正
將
兵
三
萬
餘
人
迎
備
正
到
與
璋
諸
將
並
力
擊
備
備
攻
劉
璝
冷
苞
於
涪
張
任
於
雒
皆
破
走
還
圍
雒
縣
雒
縣
破
則
益
州
可
定
也
璋
復
遣
吳
懿
劉
璝
向
荊
州
以
拒
關
羽
張
飛
趙
雲
等
進
定
江
州
以
絕
備
後
備
攻
雒
三
旬
不
下
士
卒
傷
者
過
半
備
乃
激
勵
將
士
明
日
當
攻
城
會
先
入
者
賜
金
百
斤
銀
倍
之
於
是
將
士
皆
殊
死
戰
遂
破
雒
城
諸
將
所
殺
傷
璋
將
吏
甚
衆
進
圍
成
都
數
旬
而
城
中
兵
出
戰
輒
敗
備
圍
之
浹
歲
外
無
救
援
穀
帛
委
積
足
以
久
守
吏
民
皆
自
堅
戰
城
中
益
困
璋
遂
開
門
出
降
備
入
成
都
收
其
金
銀
財
物
以
賞
將
士
還
其
穀
帛
以
惠
百
姓
分
其
田
宅
以
與
貧
民
士
卒
皆
大
喜
悅
唯
其
所
安
蜀
人
大
悅
備
領
益
州
牧
徵
劉
璋
詣
公
安
璋
將
吏
北
軍
中
郎
將
龐
羲
等
數
十
人
皆
璋
之
所
親
厚
也
備
以
其
舊
臣
不
誅
悉
復
其
位
龐
羲
等
亦
推
心
事
備
備
以
此
能
得
人
死
力
蜀
土
以
此
服
其
寬
惠
而
愛
信
之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法
正
說
劉
備
取
益
州
之
數
因
閬
中
巴
西
出
諸
道
要
害
道
里
遠
近
險
易
軍
人
馬
衆
寡
及
諸
要
害
人
名
皆
正
所
知
悉
書
與
備
備
得
正
書
如
指
掌
先
見
備
具
言
之
故
劉
璋
闇
弱
張
魯
不
武
卻
十
二
月
孫
權
為
備
取
荊
州
南
郡
太
守
麋
芳
公
安
太
守
傅
士
仁
皆
降
備
備
入
公
安
芳
仁
給
其
軍
資
以
供
軍
旅
備
南
至
四
江
遣
張
飛
趙
雲
從
外
水
入
定
武
陵
四
郡
武
陵
太
守
趙
範
陳
應
皆
降
備
以
範
為
左
將
軍
長
沙
太
守
韓
玄
不
降
備
攻
圍
數
月
玄
將
邢
道
出
戰
斬
玄
軍
遂
入
長
沙
玄
故
將
南
陽
趙
雲
本
臨
湘
侯
相
孫
堅
之
起
兵
長
沙
桓
王
之
舉
江
以
據
漢
南
雲
與
堅
同
心
協
規
王
業
堅
之
薨
雲
扶
喪
歸
葬
桓
王
之
事
一
皆
不
同
吳
志
為
是
○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法
正
說
劉
備
取
益
州
事
畢
耀
吳
書
曰
備
前
見
張
松
後
得
法
正
皆
厚
以
恩
德
接
納
其
慈
慤
之
效
因
閬
中
巴
西
出
諸
道
要
害
道
里
遠
近
險
易
軍
人
馬
衆
寡
及
諸
要
害
人
名
皆
正
所
知
悉
書
與
備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七

後漢紀

孝獻皇帝下

建安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秣音昧陵音凌山陽曰一陵）改秣陵爲建業○呂蒙謂曹操公（操公朱改孟德）須水川（九域志須水川在鳥江縣西南）九域志也古反車就也）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洗悉典反）何用鳥爲（鳥音於）蒙曰兵貴神速今不及此時往恐後難圖操聞蒙已至（操聞一作操聞蒙）戰無百勝如有邂逅（邂胡懈反逅胡遘反）敵救騎或至（騎奇寄反）今不時破（破一作滿須）鳥多人（鳥音於）船乎權曰善遂作滿須（滿須水口之名）十月朔操東擊孫權（權一作劉備）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之勢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今日之勢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雖有蓋世之德然亦各須其分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崇殊勳（勳一作動）操以臣朝章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秉忠貞之誠守忠讓之實君子嘉之以德不宜如此操心是
不悅及擊孫權稱言諸葛以侍中光祿大
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振軍向漢濱以安留寇以侍中光祿大
行義脩整而有法度諸葛進上故時人皆惜之（蜀志諸葛亮傳）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有公西赤門人之
高第公子王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
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
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
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
也然則苟或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
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湯湯羣凶十一民皆非漢有苟
或佐魏武帝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仗義
四克不能以弱為彊作乂為治十八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
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或死漢室其仁復
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
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
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
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梦漢者史氏之文也豈或口
所言乘用其長則或非其臣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
元功與蕭何曹參何后異矣（蕭何曹參佐高祖定天下何后佐惠帝治天下）
情乎

劉備在豫嘗應袁紹之計襲殺曹操攻孫權權呼
備自救備潛與權書言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
往攻則曹操必取荊州荊州既亡則次及益焉兵及資糧竟但計六七四千
其餘皆給半借因襲奴其妻子為益州牧曰吾為益州招彊敵而積財吾
當為以使士大夫死戰不松兄爾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
是璋收白等殺之（蜀志先主傳文書皆勿復得暗劉備備遂通備大

怒勒兵進據洛城○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攻破孫權江西營權擧衆五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水軍器甘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操後與權書云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據語意將已絕權不敢進操亦徹軍還夏操至鄴

五月公奪冀州十郡封子整爲高陽鄉侯公又加九錫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十一月魏初置五官將以太子丕爲之五官將置侍中六人以荀攸爲尚書令手珎崔琰等爲尚書僕射毛玠等爲侍中武衛將軍鍾繇爲大理王脩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本傳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之則取之於人不爲瞻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通也魏略渙字曼容陳留人公擧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二等者加於二等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平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以答鴻臚之及以本與仁側而死者更衆所謂之無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目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以笞罪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斬其足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所生足以滋貿亂之原臣以爲死刑雖重人之父體而輕人鄧命也特議旨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暇顧衆議而止○十九年始置尚書令一人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六人○十太守殺順之後之飛河南洛陽人也初為郡吏太守殺順之後之飛河南洛陽人也初為郡吏順日初平中荊州兵起州郡各飛怒令之石筆去頭頭答之不飛壯而釋之問之為賊答曰所頭便所頭何為怒飛曰所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中尚有精兵一萬人戰鬬成都蔣劉璋言父

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
輩下莫不流涕備還時子公安盡歸其財物(後主傳注引魏略云公安今屬南郡)備
領益州牧以諸葛亮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諸葛亮傳)初董和在郡清儉(董和傳)
和為掌軍中郎將法正為蜀郡太守南郡董和為將軍廣漢
長黃權為偏將軍文恊計靖為忠節將軍李嚴為犍為太守費
觀為巴郡太守劉巴(劉巴傳)以零陵太守(劉巴傳)
備躡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成都令(劉巴傳)
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劉巴傳)
巴其言已驗(劉巴傳)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
守(黃權傳)待吏董和黃權李嚴等不肯降之所
擒(劉巴傳)

校訂也(劉巴傳)
(劉巴傳)
(劉巴傳)

國賊非但劉奴主而已求使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
土乃甘心自願盡忠報國之時也今荊州八民初附未
業未就後治調治其實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劉
表卒子琮代立外統部曲而內為謀上一琮之德陽反睚眦之怨五反
無不報漢昌亭侯盧植名重一時故以為太傅
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策權之通沈幽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
之下又畏備為人雄據人多附歸之故不得不除備
復制劉如何禁止考直為之佈置令翻然翔不可
沿蜀類尚嚴峻人多怨歸法正諭先曰昔高祖入關約法
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
撫且客主之義宜相濟下觀成敗以冠其望先曰君知
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
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曠

之操後以事入見殺中常侍不任其權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責人殺之伏皇后由是懷懼權乃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操大怒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報曰蜀地民富而險天時雖備不足以有之權不從十年三月魏公操自擊張魯出志武帝紀○二十年三月魏公操自擊張魯出志武帝紀及備西攻劉璋權因瑜數勸乃敢報詳如此備已得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署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操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屯巴丘以拒羽備住孱陵屯兵公安以拒備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出先主傳○十二月魏公操收漢中張魯降出先主傳○十二月魏公操收漢中張魯降拜鎮南將軍領冀州牧進爵爲魏王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每發兵輒增益吾心劉備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住陳倉以逼取之必反解之懿必反解之操不從引軍還留夏侯淵張郃徐晃等守漢中出劉曄傳及注引魏氏春秋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遼夜甲持

戰衛要入至牆壘下權大發馬走登高冢望見遼所將衆少乃
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壘下數十人得出復還突圍投
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戰至日中兵人奪氣
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撤軍還遼追擊之幾及權
至言呂蒙等力戰打敵甘寧凌統夫權出圍權乘駿馬至津橋
橋丈餘無板公利在馬後跨數以助馬馳遂得超度賀
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齊涕泣曰至尊人主
常當持重今日人事幾至禍敗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曰謹
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一年十一年二月魏公操還鄴
○五月進魏公操爲魏王○二十二年詔魏王操設天子旌
旗出入稱警蹕
六馬設五時副車

○二十三年春二月操至洛陽作終制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子王崩遺令曰天下尚未安
葬畢皆除服諸將各還營守職斂以時服殯於大殿
大子丕初嗣王操生四子丕卞植熊植性機警多變能才藻敏
贍操愛之丁儀楊脩勸植之才操
曹詡嘿然不對詡既操曰孤乘人際會可自加九錫
何況諸侯操曰卿不答何也詡曰舊有所思操
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定爲太子
植能日誦出頭○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屯守備北還今
策淵張郃屯守備北還今
乃率諸將進兵漢中出武都○曹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
守以代之出武都○呂蒙進言於孫權曰山越舊惡依阻深地
叛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會丹陽賊帥費棧
作亂權命蒙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尸
得精卒數萬人還也遊湖山遊○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桓

無臣氏等及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一郡寬惠過寬必弛又攝之以法必寬惠過寬必弛又攝之以法必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及問至操以其子彰行驍騎將軍討之戒曰君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北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閣道即棧道)晃擊破之(出晃傳)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先主表法正為護軍將軍)洪為功曹(蜀郡太守)聚事皆辦遂使即真初備為太守李嚴(嚴字正方)洪已為部曲(部曲將也)及嚴為蜀郡太守洪領蜀郡太守(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七月魏王操自將討擊劉備九月至長安(武紀)○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維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爾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沔音湎)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譟先到反)淵軍大敗斬淵○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北征張魯(魯在褒斜之南漢陽平相近)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出先主傳)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擊與相遇遂前突其陣入陣鼓譟(譟先到反)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驚駭自相踐藉(藉仁昔反踐才線反藉踐也)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長安劉

備遂有漢中（此據張飛傳）○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還治成都以關羽爲前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遣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以此爲怨今王所名實高祖不以此爲然今王以一時之計官號之高下嚮祿之多少爲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此據張飛傳）○魏王操以社稷委爲留府長史駐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門下有慢言操大怒欲先伐之襲入諫曰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進不爲勇退不爲仁竊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筦撞起百鎰之重不爲蠅蟲許攸何足勞神武哉操曰吾遂誅攸攸既死仁使于孫權權欲北伐（此據吳志）○關羽圍樊城（此據張飛傳）八月大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降羽乘船攻之禁等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欲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劉備將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羽之後許割江南以與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此據蜀志關羽傳）初魏武曾欲徙漢帝都許以其地近許攸等勸操操尚豫猶豫未決會日照輜（此據蜀志關羽傳輜曲蓋同偏也）與心同使不可以久留且秋水方至羽素驍雄有勇而侍之以驕其銳氣必可擒也操以爲然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蔣奇守徐晃住白馬截羽歸路羽孤軍無救必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蜂起此何異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情義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羽雖還無所復之權當爲子孫受福於是權陰與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在公必恐家國其後故也家當有內外之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圖此則大軍可以進取襄陽圖此則大軍可以進取南郡可一而羽可禽也遂誅羽禽將吏士家屬

正忠斬閔州

徵召蒙遂[illegible]蒙至燕薊定威校尉陸遜
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襲也蒙曰羽於其驍勇
輕於人陸言陵襲取[illegible]耶擊破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
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素
勇猛未易圖也家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
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親隱[illegible]內察形便然後可
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遂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
美深自謙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
以赴樊遂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繼陸[illegible]權遂發兵襲羽令
呂蒙為大都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為後繼呂蒙至尋陽盡伏
其精兵潛[illegible]中[illegible]使白衣搖櫓[illegible]晝夜兼行[illegible]晨[illegible]
如[illegible]商賈人服晝夜兼行[illegible]羽所置江邊[illegible]候
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蒙先傳士卒皆嫌羽輕己開門

出降蒙入江陵釋[illegible]撫恤其家[illegible]皆歡悅之
約令軍中不得干犯一不得取蒙歷下士助蒙問部人
取民家一[illegible]以覆官[illegible]物也[illegible]官錢雖入蒙猶以
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命潛之於是軍中震
懷[illegible]道不拾遺羽聞南郡破則去蒙相聞蒙
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
參訊咸知家門無恙鬥志自消[illegible]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illegible]心皆懽
至江陵州州[illegible]吏悉皆歸附羽內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因遣
走馬忠獲羽父子[illegible]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illegible]家未及受
封而殊路[illegible]年四十一權哀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衛士皆孝經與奴子並不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
下其忠厚清修之士皆惟恥重於死亦是慕於丈夫所思愚鄙汚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
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著也及
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戚而得愛曰嬖）賞罰無章賄賂公
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乱矣然猶縣縣不絕於亡者
上則有公卿大夫表率於朝廷下則有布衣之士衍繼於閭鄉
引延（爭与諍同）用人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衍繼於閭鄉
泰花傍許郡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
俗不衰至有編冒名籍（冒者貪利而忘義奮
發繼起於後隨踵就義與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
光闡章之漸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
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
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殘滅忠良甚於讎隙多士之憤
畜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以興兵（戎董謂西
涼刺史董卓）構難遂使豺狼肆噬流災宗廟（謂西京
阨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各據土宇（謂山東）漸染成俗
不以尊卑漢爲尊卑以強弱之基泰矣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加
猶中）其高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發漢而自立豈
其忘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
慢風俗安可忽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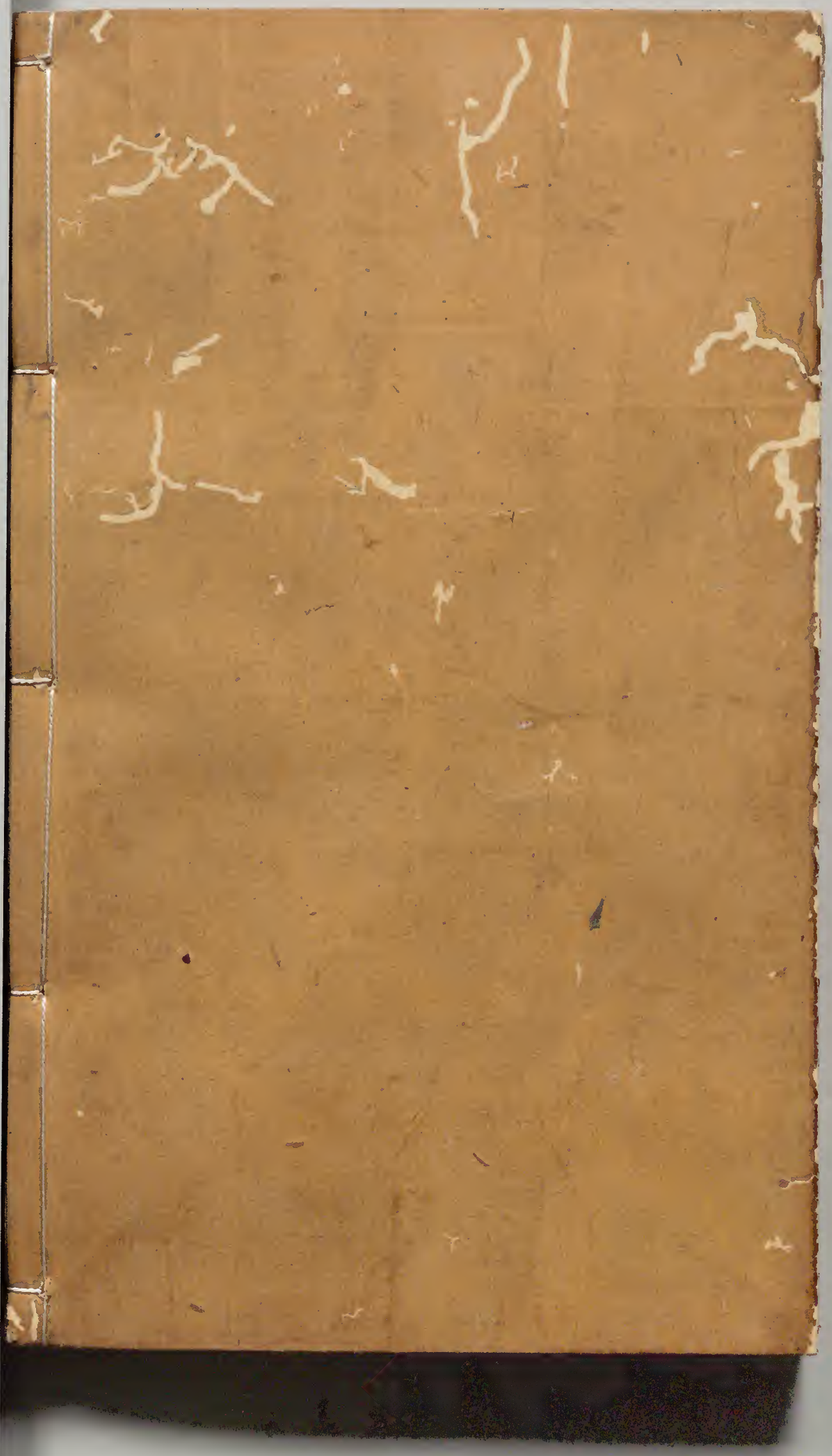
右東漢自更始盡孝獻十三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臣光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飢之待餔也是
以諸劉舊臣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暮年元惡授首更始
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器綱紀不修諸將
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
去昆陽之役疑鳥合之衆掃消大之敵使海內懔然變而
爲一宜陽之師不戰而未眉東手百萬之衆（勒而散皆

秦五之奇功也至於待士卑劉益子止於不死首取良吏
卓茂以爲太傅戒馮翊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功取勝雖當
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及天下已定不改舊物
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敎化表
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
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權近習放
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遺烈歟至于桓靈而紀綱大壞發錮英俊
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于桓靈而紀綱大壞發錮英俊
敗震忠正發奸之黨中外盤結讐冤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
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
脅朝廷於是蜴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卓負戾殘忍廢主遷
都卅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